

初次乘飞机

金牛山办事处

“三项措施”助推计生行政执法

编辑同志:

我第一次乘飞机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那年,因和局长一起跑部进京,得以开开洋荤。当时乘飞机需有一定级别,要开介绍信和身份证明,普通老百姓有钱也不能乘飞机,因此让坐惯了火车的同事们羡慕不已。

因为要乘飞机,头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没睡,一遍又一遍地整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局长的上海牌专车赶到机场,简陋的候机楼里只有二三十位政府官员模样的乘客,空旷的停机坪上孤零零停着一架飞机。

我低头弯腰上了这架伊尔飞机,感觉很失望:狭窄的机舱还没有局长的办公室大,座位也又窄又小,连腿都伸不直。穿着空军制服的空中小姐(当时叫乘务员)三言两语交代完乘机注意事项,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条香口胶后便不见了踪影,令初次乘飞机的我更

加惴惴不安。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飞机准时拔地而起,那一瞬间我感到心提到了嗓子眼。由于是小飞机,平稳性较差,加上当天的天气状况不好,遇到气流时,飞机上下颠簸得很厉害。我脑袋发昏,耳膜发涨,心里发慌,胃里翻江倒海,将早餐一股脑地吐出来,整个人狼狈不堪,全然没有事先想象中的在蓝天白云上自由翱翔的潇洒。更可怕的是螺旋桨飞机巨大的噪声,令我雪上加霜,如同小时候在农村乘拖拉机一样难受。为了躲避雷雨,飞机多绕了20分钟。我熬到飞机降落,我终于忍不住号陶大哭,把飞机上的乘客都吓了一大跳。此时我双脚软绵绵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是被乘务员扶下飞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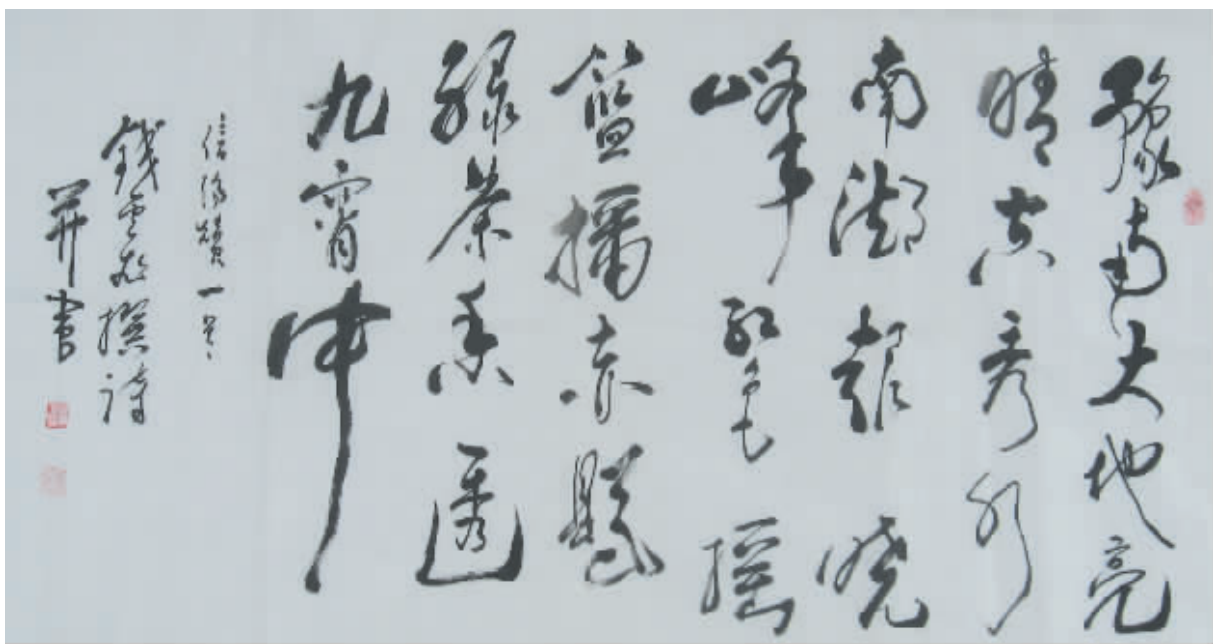
在北京我躺了一整天,第二天走在天安门广场上身体还有点发飘。三天后我独自乘火车返程,上车后我倒头便睡,脚踏实地地回

了家。当时我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乘飞机了。但是后来我还是选择坐飞机,因为一想起在汽车火车上百无聊赖和对车匪路霸提心吊胆的几十个小时,简直是痛不欲生,我也越来越离不开飞机了。

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出差,有时飞到异地只是为了请客户吃顿饭,乘飞机如同打的。印象中航空公司从少到多,又从多到少。飞机机型更换得越来越快,飞机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大,空中小姐越来越漂亮,笑容越来越灿烂,服务也越来越好,乘飞机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享受,当然票价也早已翻了几番,航班延误也成了家常便饭。

读者:阿文

编读往来



书法作品 本报老年记者 钱云飞 书

同志遐思

同志是有共同向往的人的群体,曾几何时,同志是生死兄弟,同志之间没有隔阂和距离,同志之间没有自私和自利。批评与自我批评坦然相对,领导同志与人民同志,把手言谈平坐平起。同志中也有父母兄弟,同志称谓亲切甜美。说一声同志你好,情如兄弟姐妹;道一声同志辛苦,颤抖的双手握在一起,双眼噙泪。同志如今已少有人这样的称谓,代之的是老板、先生、夫人、小姐——仿佛回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的那个时期社会文明用语。上述称谓如今已流行于各个领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关系。老板是有钱的雇主,先生表明的是陌生与敬畏,夫人则是身份尊贵的象征,小姐体现的是褒贬不一。叫一声上述称谓,则已经不是同志情谊。如今多了许多称谓展现的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体现了人们现代社会价值信息。所有的道德、生活追求,不再是一个统一。追求的多样性,就像是性文化的行为艺术赤裸而真白令人狂躁窒息。

(陈汝锋)

蓑笠缘尽与翁别

本报老年记者 罗荣锦

蓑衣与斗笠,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与老翁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诗为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又词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绿蓑衣,青箬笠,斜风细雨不须归。现代作家的文章中也不乏写到蓑衣和斗笠的,如朱自清在《春》一文中就这样写道:在乡下,小路上,石桥边,有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民,披着蓑,戴着笠。

我小的时候,尽管够不上称翁的年龄,可蓑衣和斗笠也为我们遮过雨挡过风,因为雨天要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割猪草等。就是我们到了中年,竹篾斗笠对农民来说还是一种近似奢侈的物品。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当会计,很想为社员办点好事,与生产队干部商量讨论,最后定下来为主要劳动力每人制作一顶篾斗笠,辅助劳力每两人一

顶,家中有单个辅助劳力的也可领一顶。当决议宣布时,社员们欢呼雀跃,认为干部们为他们干了一件大好事。篾匠师傅把几十顶斗笠编成功后,编成号堆码到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园里,劳力们则抓阄领斗笠。他们领到斗笠后那种眉开眼笑的面容至今仍烙印在我的脑海中。斗笠分发下去后,他们郑重其事地用笔写上自家的尊姓大名,之后又是油又是漆,好像要把斗笠当作一件珍宝永久地留传下去。

蓑衣和斗笠对于农民和渔翁,好比头盔与铠甲对于战士,关键时刻是须臾不离其身的。唐僧西游也戴着斗笠。现在人们穿蓑戴笠少之又少,并不是说现在的雨雪天气少了,而是人们用来遮风挡雨的工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草编蓑衣被塑料薄膜雨衣或布质雨衣代替,帽子与衣连在一起,斗笠已没了用武之地。各种质地各种样式的雨伞也应运而生。再者,天气预报的精确度大大提升,人们可以在雨雪天之前或之后把活计干完,尽量减少雨

雪天出工的概率,所以用上蓑衣斗笠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减少。更有甚者,人类发明了人工增雨,有了这呼风唤雨的本事,雨天出工的概率就更是少之又少。蓑衣斗笠已由田间劳作的雨具变成了旅游观光者把玩的珍品。难怪为了我在天津塘沽火车站拍的一张某人戴斗笠的照片,两个侄儿争得面红耳赤,还发生打赌:年纪大点的说是生活照;年纪小点的咬定的是网上翻拍的。制作蓑衣的原材料是草或棕毛,所以有歇后语“披蓑衣打火——引火上身”的说法。今天谁要是穿着蓑衣在街上走一遭,说不定他会像磁石一样,把人们的目光甚至是手指,齐刷刷地吸引过去。

有趣的是,有人欺世盗名,以为穿蓑戴笠,就是劳动者其中的一员,因此把“戴笠”作为人名,结果成全了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使其遗臭万年!

历史翻过了陈旧的一页,蓑衣、斗笠与老翁的恩怨情缘早已了尽,它们回归到了原始天真那儿去了。